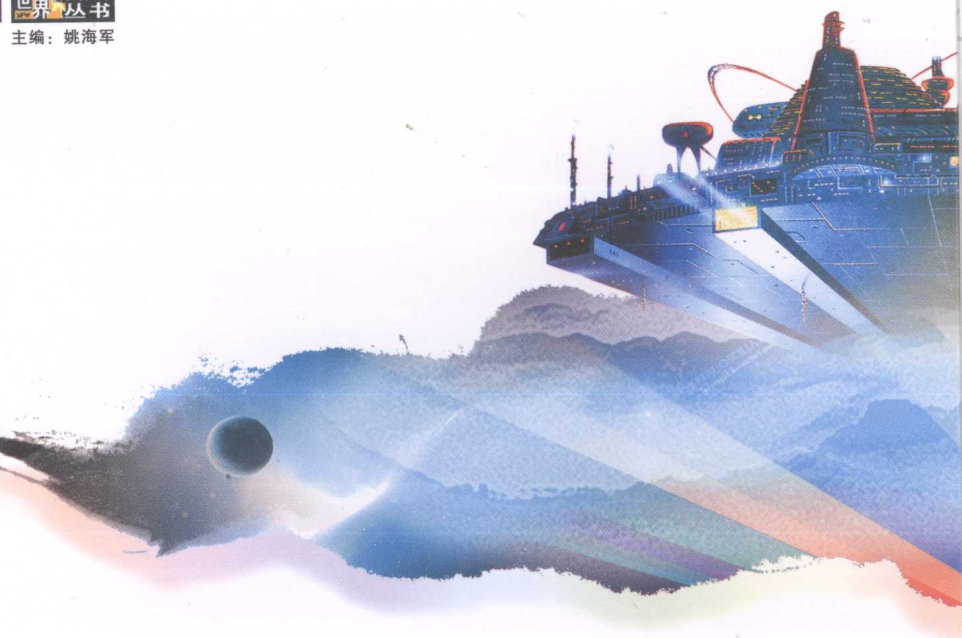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

プリズム

棱镜

（日）神林长平 著
丁丁虫 译

『战斗妖精雪风』系列作者作品
日本科幻最高奖『星云赏』获奖作品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プリズム

棱 镜

【日】神林长平 著
丁丁虫 译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PRISM (プリズム)

Copyrights © 1986 Kambayashi Chohei

This boo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0 SCIENCE FICTION WORLD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棱 镜/[日]神林长平 著; 丁丁虫 译.

—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0.3
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6915-0

I. 棱… II. ①神… ②丁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88460号

图进字21-2009-55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棱 镜

著 者 [日]神林长平

译 者 丁丁虫

丛书主编 姚海军

责任编辑 宋 齐

封面设计 王莹莹

版面设计 王莹莹

责任出版 邓一羽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

印 张 7.625

字 数 140千

插 页 2
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0年3月成都第一版

印 次 2010年3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
定 价 2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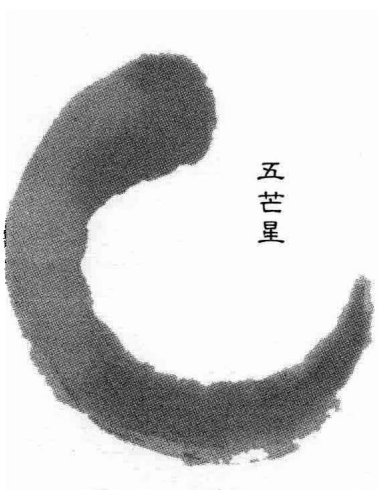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64-6915-0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目 录

五芒星	1
TR4989DA	29
黒寡婦	57
鹿 壁	101
朱 红	149
刺儿头	175
六芒星	225
解说【目】上原香	237



五
芒
星

少年决定,不将自己与堕天使相遇的事告诉任何人。

天空中的雨云在大都市耀眼的光线中散发着白蒙蒙的烟气。连绵不断的雨水落在小巷的地上,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声音。狭窄的小巷口有一只垃圾箱,那个坠落的天使就蹲在垃圾箱上,抱着膝盖,似乎这样自己就能得到保护一样,看上去比淋湿的猫还要瘦小无助。它一直低垂着头,默默无声地承受着雨水的冲击。

起初,少年以为那是一只生了病的猫。一开始,它也的确像猫,但当少年很快意识到生病的猫不会蹲在雨里的时候,它的外形便骤然起了变化。在少年脑中对它生出清晰印象之前,它一直是某种模糊不定的存在,然后才变成一个包裹在破衣烂衫里的流浪者形象。

这样的变化让少年感到很困惑。自己正在观察的东西忽然变成了自己所想的样子,这样的经历还是第一次。少年兴奋地想,自己该不会是变得和那些正常人一样了吧?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受排挤了?少年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,可是他转念又想,自己的社会适应障碍症不大可能这样突然痊愈,于是按捺住内心的激动,仰起头,尝试向控制浮游都市的控制体祈祷:“求求您,请不要让雨水淋到我身上。”可是,祈祷没有得到回应。少年依然无法与浮游都市控制体交流。他从出生起就一直是这样,这次也不例外。少年的身体周围并没有出现反降雨场,

他和蹲在垃圾箱上的它一样，摆脱不了被淋湿的状态。少年垂下被雨浇湿的脸，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水珠，雨水混着泪水从嘴角滑落，带着血一样的味道。

雨水虽然不冷，但少年的身体却是冰冷的。他打了个喷嚏，蹲在垃圾箱上的它抬起了头。

少年眨了眨眼，以他那种独有的眼神看着它。爸爸、妈妈和哥哥曾屡次告诫他不能对别人露出这种眼神。少年的眼睛半开半闭，瞳孔散发着绿光，犹如猫眼，但那个瞳孔不是圆形的——少年正用他那五芒星形的瞳孔看着它。

它不是流浪者。少年一开始以为它身上看上去像是斗篷的东西，其实是它的翅膀。它展开带着黑色光泽的翅膀，仿佛乌鸦一般，将身子包裹在里面。少年忽然明白，这正是它真实的样子。在雨水的冲刷下，少年陡然生出一种感觉，仿佛自己的眼睛就是为了观察它而生的——自己的眼睛被赋予了看见它的能力，自己的眼睛不是用来看这世界上的街道、机器和书本的，而仅仅是用来看见它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少年小心翼翼地问。它的翅膀缓缓展开。它全身都覆盖着羽毛，脸也跟鸟一样。它的嘴像是鹦鹉的喙，微微颤动着，眼睛现出红宝石般的颜色。它的眉毛也由羽毛构成，排成一条笔直的线，让人愈益对眉毛下那双红眼睛不寒而栗。

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

它说话的时候，嘴一动不动。它没有手，翅膀就是它的手。在翅膀的一端，可以看见锐利的爪子，一共四只，那大约便是它的手指，这一点好似蝙蝠。

“我看见了像鸦天狗^①似的东西。”

① 日本传说中长着乌鸦嘴的高鼻鬼怪。

“你竟然可以看见我！”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

垃圾箱上的它扇了扇翅膀，溅起的雨水落到少年的脸上。它用鲜红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少年。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，少年想，浮游都市控制体应该不会创造出这样的东西。不论怎么说，控制体不可能给少年设计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做交流对象。一直以来，少年都是被控制体无视的——你没有必要存在，你没有存在的价值，你根本不存在，诸如此类。

少年退后了一步，并不是因为害怕，而只是为了躲避它溅起来的雨水。少年虽然天真，但也不是无知的幼儿，他知道什么东西该害怕，什么东西不该害怕。遇到理解不了的现象，或者黑夜以及怪物时，他才会害怕。但在它面前，少年没有感觉到危险。它看起来太孱弱了。

“我是恶魔。”

“我看不像。”

“随你怎么想，反正我是从与你们的世界不相容的地方来的。我被那个世界驱逐了，已经回不去了。”

“是天堂吗？”

“我的世界，”它说着，蹲回到垃圾箱上，重新用翅膀裹住身子，“是与你无缘的世界，或者至少，是与除你之外的人无缘的世界。不过，为什么你是例外？为什么？难道有神在指引你？”

“你的世界有神吗？”

“不，”它摇着头，“没有。我便是因为相信神而被放逐的，坠落到这样一个残酷的地方。这里是灵薄^①，既非天国，也非地狱，而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世界。”

① 在天主教中指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区域。

“这里是地球啊。”

“球？”它放声大笑起来，“真是愚蠢啊，居然说这里是球。此处根本就不是圆的。唯一正确的说法是：此处之上是我们的世界，此处之下是被我们殖民的世界。我们用这对翅膀从上飞下，自殖民世界获取食物。你所住的此处世界，便在上下之间的狭缝中。这是个可憎的、邪恶的、飘浮于中间的世界，无视神之法的蛆虫横行的中间界。我降在此地，我坠落于此。”

“我想你是天使吧。”

“正确的说法是，我有着比你更加广阔的视野。但对我而言，你才是天使。”

“可我没有翅膀啊。”

“外形没有意义，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这样对话。我尝试过无数次，要和这世上的人对话，但没有一次成功。对此处除你之外的其他人而言，我是不可见的。”

“你想回去吗？”

“当然想，但我回不去了。没有人能在落入此处之后再回去。此处是一个巨大的旋涡，有一种吸入所有一切的力量，就像龙卷风一样。我们来往于上与下之间的时候总是刻意避开此处。如果被此处的场捕获，那便再也无法逃脱了。至少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逃脱的……啊，我的肚子饿了，大概快死了吧。”

“你多久没吃东西了？”

“以你的时间计算，唔，大约一万年。”

“一万年？”

“对我而言，这时间不算很长。”

“去我家吧，我把我的食物让给你吃。”

“那也不行。在这个世界，没有能填饱我肚子的东西。”

“那你要怎么样才能从这里出去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说得再多你也救不了我。不过你也许可以帮我另一个忙，就是这个。”

堕天使从翅膀下取出一本小册子一样的东西。

“这是下界的人们信奉的圣法典。他们都是些平和的人。如果说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很弱小的生物，我们只是寄生在他们身上，恐怕也不为过。所谓的殖民其实名不副实，这一点我是清楚的。”

“所以你就被扔下来了？”

“你很聪明啊，虽然还只是个小孩子。”

“我也经常被人欺负。”

少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伸手接过堕天使递过来的红色封面的书。

“鹿布利克·寇德^①？写着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？你能读它？太好了，给我读读它吧。我读不了这些文字——我们没有文字。我们认为文字是邪恶的东西——鹿布利克·寇德，是的，下界的人似乎就是把神称为鹿布利克。寇德大概就是法典的意思了。”

“唔，什么呀，这个……全是白纸啊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少年弯着腰，用身子挡着不让雨落到书上，翻动着书页。巷子里光线阴暗，少年眯起眼睛，忽然发现原本空白的书页上开始浮现出文字。

“啊，有字出来了……它这样写着：‘你们在期盼我吗？可是孩子们啊，我并不是主宰。我不掷骰子。我没有观点。我不做思考。’”

^① 鹿布利克即 rubric，既有红色的含义，也表示规则（为了醒目或避免混淆，基督教的礼拜规则多用红字印刷）；寇德即 code，既有代号或编码的含义，也表示法典和章程。

“胡说！神不可能不做思考。”它说。

“可确实是这样写的。‘但是孩子们，我存在着。因为我存在，你们才会存在。不要忘记，不可忘记，孩子们，我——’”

“什么莫名其妙的圣书，太怪异了。文字本来就是表达观点的东西，现在又说没有观点要表达，这明显是自相矛盾啊。”

“这么理解大概不对吧。哎呀，这本书……文字开始消失了，就是刚才我读的那部分。看来如果我把它全部读完的话，里面的文字就会全部消失。一定会的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不相信？”

“是的。文字怎么可能消失？你在读这个世界的书的时候遇到过文字消失的情况吗？”

“那不一样。”
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
“我读不了这个世界的书。”少年说。

堕天使看着少年，没有说话。

“不是我不识字，”少年辩解似的说，“但看那些书的时候，我总觉得眼睛发花，读不了其中的内容。所以大家都说我是白痴。”

“你……怪不得，你好像并不是在读这个法典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本书里大概什么都没写。”

“但我是在读啊。”

“不是你在读，而是神附在你的身上……啊，对了，你是天使！快请告诉我吧，我该如何离开这里。我想出去！如果你是神，你肯定可以帮我的。”

“有人来了。”

“等等，别走。我只能求你了。”

“以后再说吧。反正有的是时间。”

“你的一生对我来说只是短短一瞬。如果你消失了，我就会在这里，在这个牢狱般的空间中死去。”

“哥哥，我在这儿——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那你拿着它吧。”

“在干什么呢？”

少年的哥哥走了过来。他看不见堕天使，只看到弟弟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。

“唔，没什么。”少年说。

“在翻垃圾吗？别这样，妈妈担心着呢。回去吧。爸爸正在发脾气。因为你，他们又吵架了。”

哥哥让弟弟进入自己的反降雨场里，一起往回走。

“不可依靠我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这本书上写的——好像是这么写的。这本书好奇怪，似乎不管什么时候读，书里的内容都不会变。”

“小傻瓜，你呀，”哥哥用同情的眼神看着弟弟，“书的内容总是定期变化的。书就是这样的东西。控制体经常把新的信息代码用微波通信频道传送过来，书橱的代码处理器接收到这些信息，就会把书的内容替换一部分，所以我们才不会觉得无聊。书的内容总是一点一点变化的。我前几天读到的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故事，主人公在半路就被敌人杀死了。我记得前一个版本还是个完美的结局呢。”

“这话你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你手上的那本是什么书？给我看看。”

“好，不过要还我。”

少年的哥哥从弟弟那里接过书，“哗啦啦”地翻了起来。可很

快他就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,于是以为弟弟在搞恶作剧,生起气来,把书扔到了地上。

“别这样,哥哥。”

“还想捡!再捡就不给你饭吃。就是因为你我才会这么倒霉,天黑了还到处乱晃。想干什么啊你!”

“是爸爸叫我滚出去的呀。”

“你真是笨啊。那是让你老老实实在房间里待着的意思。”

少年一边跟在哥哥后面,一边不时回头朝小巷的方向看。红色封面的书一直被丢在地上淋着雨。夜空里,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自空中飞舞而下,用老鹰一样的爪子抓起书,掠过少年和他哥哥的头顶,朝都市发出亮光的方向飞去。

少年觉得有些遗憾,因为他的哥哥什么也没有注意到。谁都没有注意到堕天使的存在,少年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少年想不出原因。少年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,大概因为我是个白痴吧。

天使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。它在这里无法生存。

“但是哥哥,爸爸确实是我滚出去的呀。从家里滚出去,别再回来——他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那只是一时气话——”

“我在这个世上没有半点用处。”

哥哥停住脚步。

“好了,别胡思乱想了。过几天就好了。爸爸只是太累了。你不是笨蛋。”

“可我看见天使了。”少年嘟囔了一句。

“什么?”

“唔,没什么。”

“你看起来很没精神啊。是不是感冒了?”

“嗯。”

少年接过哥哥递来的手帕，擦了擦脸。哥哥很和善，可惜控制体不是这样。少年这么想着，默默地将手帕递了回去。兄弟俩朝家走去，一路上都再没说话。

少年的哥哥发现，自从那个雨夜以来，弟弟眼神中的异样光芒比以前更多了。

兄弟二人同在一所中学上学。受父母之托，哥哥每天带着弟弟一起上学，到了放学时间也和弟弟一起回家。如果哥哥放学早，就会在校门口等弟弟；弟弟放学早的话当然也会等他。哥哥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弟弟，不让他成为其他市民好奇的对象。

可弟弟现在变得越来越古怪了。在学校里，他会经常发呆，跟他说“回家了”他也不回答，非要拍他的肩膀他才能逐渐认出自己面前的到底是谁，然后露出傻笑。走在路上，弟弟会不停地四下张望，一会儿看看天，一会儿看看楼顶，一会儿又会回过头去看看刚走过的路，有时候还会直愣愣地盯着前方，目光的焦点似乎落在无限遥远的某个地方。每当这时候，弟弟的眼睛还会眯起来，瞳孔缩成小小的五芒星形状，然后哥哥就不得不凑到弟弟耳边说：“喂，你的眼睛在发光。”对哥哥而言，这实在很难堪。

这样的弟弟确实是很大的负担。如果没有这个弟弟，哥哥本可以和女朋友一起游玩，现在哥哥的时间全为弟弟牺牲了，这很没有道理。尽管如此，哥哥还是知道，自己受到的限制和弟弟不得不承受的痛苦相比，实在轻松太多。弟弟身上戴着沉重的枷锁，他永远都不可能从枷锁下逃离。想到这一点，做哥哥的又怎么能不对弟弟产生怜悯？

可是，他并没有让弟弟自由的力量。哥哥很清楚，飘浮在都市上空的浮游都市控制体始终无视弟弟的存在，正因为如此，弟

弟无法在都市中得到任何权利和自由。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哥哥经常会在中途停留，为了弟弟行使自己的权利。虽然只是些极细小的事，但毕竟是在和弟弟分享乐趣。比如说，到街上的糖果店里操作自动售货机。

“给我两个冰激凌，”哥哥向自动售货机发出指令，“两个。”

自动售货机中嵌有浮游都市控制体的终端。终端计算机识别出哥哥，在屏幕上对哥哥显示出“两个太多了”的字样。弟弟无法阅读这些一直不停闪烁的文字，但他知道哥哥是为自己和在控制体做争斗。

“没关系的，哥哥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需要吃什么冰激凌。”

哥哥沉默着用眼神制止弟弟说话，回过头继续和终端交涉。

“两个。给我两个。”

两个的卡路里含量太多，还会引发蛀牙。

“我又不胖，而且早就做过防止蛀牙处理。我要两个冰激凌。”

为什么一次拿两个？你吃不了那么多，会融化的。

“我要给弟弟一个。他用不了这台机器。”

终端沉默了一小会儿。上空的浮游都市控制体高速检索着市民档案，然后将检索结果在屏幕上反映出来。

你没有弟弟。

不管试多少次，得到的永远都是同样的回答。但少年的哥哥从没有放弃希望。他一直觉得说不定哪一天弟弟就可以突然被认出来。为了这个，他每次都会做同样的事。

“好吧，一个也行。”

自动售货机像是松了口气似的，从出货口放出一个冰激凌。哥哥取过来，交给弟弟，然后默默地看着弟弟舔冰激凌。弟弟下意识地缩着肩膀，似乎想把自己从穿梭于街道的市民面前隐藏起

来。见到弟弟这副样子，哥哥禁不住想，弟弟明明是在这里吃着、呼吸着、生存着，为什么控制体就是感觉不到他呢？

弟弟吃完冰激凌，哥哥又向自动售货机要了一支自己吃。控制体虽然警告了哥哥，说他摄取的卡路里过多，但并没有阻止他，只是把这件事输出到兄弟俩家里的终端上，让他们的父母知道——你的一个孩子摄取了过量的卡路里。当然，兄弟俩的父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于是并未理睬这条信息。但每当发生这种事的时候，他们总会对控制体和周围的人感到内疚。别人家的孩子都很正常，为什么只有自己的这个孩子不正常呢？这孩子既不是精神失常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疾病……

夫妇俩每天都在祈求这个孩子能被赋予同控制体交流的能力，可谁也实现不了他们的这个愿望，就连医生都无能为力。控制体总是说，不存在这样的孩子。而没有计算机的支持，医生便束手无策——连病历都没办法填，还怎么进行治疗？就算想要扫描少年的大脑，扫描器也根本无法启动。所有的机器都不承认少年的存在。控制体的回答与它对少年哥哥的回答一样。

扫描器启动前请先令患者就位。

“准备完毕。”

患者不存在。

医生只能带着遗憾告诉父母：“恕我无能为力。”

父母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。

少年的哥哥告诉母亲，弟弟最近变得很奇怪。但母亲不知道该不该也告诉父亲，她想了很久，决定还是不说为好。

“你也不管管他的学习，”母亲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对父亲说，“也不知道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”

少年的父亲把目光从傍晚的新闻画面上移开，不耐烦地抽